

奧斯卡贏家

邢 靜



今年的奧斯卡獎終於塵埃落定,《水形物語》(Shape of Water,港譯:忘形水)勇奪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音樂與最佳美術設計四個獎項,成為了最終的大贏家。或許有不少觀眾對這個結果有所質疑,但我卻認為,實至名歸。

記得半年前,我剛看到劇照和預告片的時候,影片的色調跟感覺都預示着這將是一部文藝長片,海報裏的魚人也看起來讓人覺得有些恐懼不安,可以說我是帶着不高的期待值和較強的好奇心走進影院的。然而,結果是令人欣喜的,甚至可以說,這部電影的各個角度都超出了我的意料。電影本身情節緊湊有序,邏輯合理,人物的性格和行為幾乎完美地貼合了這個故事和故事所處的時代。這種邏輯和故事上的自圓其說,讓人輕易就沉浸其中。電影結束在一片掌聲裏,我不記得觀影時長有多久,只是覺得時間稍縱即逝,觀眾在視覺效果跟故事內容雙重方面都得到了滿足。

如今提筆來寫,也依舊覺得影片精妙無比。墨西哥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Guillermo Del Toro,港譯:吉拿域·戴拖路)執導的電影延續了他一貫的影像風格:怪形當道、情感探尋,詭異浪漫、反黑童話,以及恰到好處的驚悚與恐怖。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逃離出磅礴的大型臆想迷宮,這位鬼才導演這次只講了一個簡單又俗套的人獸戀故事——至少乍眼一看是這樣的。

孤獨的、常被欺凌的啞女,在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被捕獲、受到暴力折磨的魚人,二者一見鍾情後決定長相廝守。啞女與同自己一樣不被善待的黑人好友、到處碰壁的同性戀鄰居、擁有間諜身份的科學家聯手,救出魚人,並在與惡勢力的戰鬥中獲得了永久的結合。乍聽之下,這個故事似乎再羅曼蒂克也不免有些老套。但當你真正走進電影院時,你才會發現,這是一部成人童話,它將本來爛俗的劇情通過細膩的鏡頭映射在了冷戰灰暗的幕布上。帶着美好幻想,帶着不恭的童心,用愛與善的水流漸漸浸入觀眾的心,充盈你的眼,浸沒你的心,最後,這一股股的水波折射出愛的紋路,使觀影的每一位,都為這天方

夜譚所沉醉。

《水形物語》將時間設定在上世紀美蘇爭霸的嚴峻氣氛下,通過秘密試驗基地的舞台,用陰冷色調講述了一件充滿溫度的怪談。啞女、魚人、基佬、間諜,這些隱匿在黑暗的角色充當這部戲的主角,在這篇直抵原型的童話中,不加任何修飾的表達着情欲與對愛的祈求。而陰冷的時代背景,使這一切又變得不可思議、充滿奇幻,啞女用一枚雞蛋接近了魚人的心,又同時用在寂寞空虛中醞釀已久的愛擊潰了那個時代。當啞女堵上門縫,擰開龍頭,緊緊擁抱魚人時,從兩腿間的情欲滿溢至心中的愛漸漸順着水流將他們二者環繞,彼此的愛,不用華麗的語言,不用昂貴的禮物,只依借深情相擁,便可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影片是美的,也是細緻的,卻又一點不會讓人覺得發膩,片中的情感夾雜着時代的陰翳與人格的畸零,使純稚的愛棲身在水波中,隨着一席席湧來的愛潮,將啞女和魚人包圍,也將觀眾包圍,將觀者的思維引入深海,再投入那清澈卻又深不見底的愛中。

好的電影就是這樣,即便是庸俗的情景,也能在細節的烘托之下,高超手法的引導之下,散發出經典的味道與美麗。不是說《水形物語》成為奧斯卡贏家就一定是完美的,而是一部用心製作的電影就值得我真誠地讚一個好。



▲電影《水形物語》(港譯:忘形水)成本屆奧斯卡獎大贏家 資料圖片

長江江鮮宴

陸小鹿



春節假期,去江蘇南通度假,友人帶我去長江邊品味了一席江鮮宴,回滬已逾一周,唇齒仍念念不忘。

南通位於長江之北,擁有數百公里的長江岸線,得天獨厚的「黃金水道」使它飽享長江之賜,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江鮮品種多達幾十種。友人擇了園博園裏的梅林春曉餐廳,她說:「這是南通城裏風光最美的江鮮館。」

果不其然,梅林春曉位於南通馬鞍山的半山腰,是一處亭閣相連的臨江建築,依山伴水,院內曲徑回廊連接七個亭閣,有江南園林之感。早年,這裏是清末狀元張謇所建的梅宅。

最讓人驚喜的是,梅林春曉還設有露天餐位,此處江面開闊,正是觀賞江景的最佳之處。站在亭台護欄旁極目遠眺,秀麗的長江風光一覽無餘,好美啊!友人像是懂心術,預訂的便是亭台上的露天餐桌。「美景配美食,一口江鮮,一眼江景」,吃着江風吃江鮮,這才叫沒有虛度人生好時光。

梅林春曉的招牌菜是長江四鮮,在梅林春曉點餐區,可以看到許多魚缸,各種江鮮分門別類在各自的魚缸裏游動,品種繁多,形如一個小型水族館。在許多魚缸中,我注意到一種樣子長得很萌的魚,看過標籤才知道,那粗粗一看像隻球的圓鼓鼓的魚原來就是河豚魚。

河豚魚的大名我是早就知道的,別看樣子萌,但是它有劇毒。為什麼有劇毒還有那麼多人禁不住誘惑要吃它?只因它的肉質實在太過鮮美。據說,豐臣秀吉因為有太多次死於河豚毒,國力削弱,甚至頒布禁食令:吃了河豚甚至會被沒收家產乃至拘留。當然如今,河豚魚基本靠人工養殖,毒素下降,吃起來就無礙了。友人點了盤「紅燒河豚魚」,最值得一嘗的是河豚的魚皮,嚼在嘴裏滑溜溜的,帶着凸凸的小刺,口感很奇妙。但這種小刺不是魚刺,是河豚

魚皮上的,是完全可以吃下去的。與紅燒河豚魚同時上桌的還有一盤米飯,米飯是特地讓客人用河豚魚汁泡着吃的。我用湯勺盛了幾勺紅醃醃的湯汁,攪拌進米飯,果然好吃,不用配菜就可以吃下好多飯,怪不得河豚魚位於長江四鮮之列,的確不負盛名。

長江四鮮的老大是長江鱈魚。友人點了盤「花雕蒸活鱈魚」,一條重約三斤的長江鱈魚,卧在香氣四溢的花雕酒中,用橢圓形的白色魚盤端將上來,魚肉細嫩、鮮美。想起張愛玲曾經說過她有人生三恨:一恨海棠無香,二恨鱈魚多刺,三恨《紅樓夢》未完。才女的二恨即和鱈魚刺有關。確實,鱈魚刺不算少,但我吃着吃着轉而又想,刺多也未嘗盡是壞事,因為刺多,沒法囫圇吞棗,反倒可以放慢節奏,細細品味,這算不算沒有辜負鱈魚的鮮美之味?

長江四鮮還有野生鮰魚,突出江鮮最正宗最原味的烹飪方法就是清蒸白汁,梅林春曉烹飪鮰魚用的正是清蒸白汁方法,這樣就較好保存了鮰魚的原味。鮰魚屬長江水產珍品之一,不但味美,還有很高的營養價值,更關鍵的是,它既沒有鱈魚刺多,也無河豚之毒素,用東坡居士的話來說,就是「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

行文至此,大約有讀者會發問:長江四鮮裏還有一鮮是什麼?它叫刀魚,因為身形細細長長,向後漸細尖呈鐮刀狀,故得此名。長江刀魚最豐腴的季節係清明節前,春天是吃刀魚的最佳時節,因而冬日江鮮宴便無緣刀魚的身影。不過不要緊,沒有刀魚,梅林春曉還有很多其他的江鮮可以代替,印象最深刻的是,友人那天還點了一盤長江雜魚,各種叫不出名字的一整箱的小魚混在一起,配上紅辣椒,綠青椒,白蒜頭,那味道啊,真是鮮得眉毛要掉下來。

由此可見,一頓美味的江鮮宴,不但食材要新鮮、豐富,烹飪方式也是考驗大廚技術的一道難題,不同的江鮮得採用不同的烹飪方式,中國美食真是門大學問啊。

老外交官緬懷周總理

延 靜



三月五日,周總理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外交部退休老外交官聚集一堂,舉行座談,緬懷周恩來總理的豐功偉績。他們多為接近或超過八十歲的人,幾十年前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成長,不少人多次見過周總理,直接聆聽他的淳淳教導,發言中有的人熱淚盈眶。

中央已舉行紀念周總理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全面評價了周總理的偉大業績和高尚人格。老外交官們又從切身體會,表達了對周總理的敬仰和愛戴。

新中國外交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周總理親手創建的。他任總理二十六年,其間近十年兼任外交部長。建國初期,他代表新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和亞非會議,宣導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至今是國際上公認的國家關係的典範。

周總理一生不辭辛勞,忘我工作,鞠躬盡瘁,堪稱楷模。他平日長時間工作,通宵達旦,一天只睡五六個小時。他參加亞非會議,會期五天,他只睡了六個小時。人們評價,周總理為民工作,是睡得最少的人。

「求同存異」一詞,周總理成功地運用於新中國外交。當年亞非會議,各國主張迥異,會議瀕臨失敗。最後時刻,周總理發表一席講話,建議儘管不同國家主張不同,但相互之間應「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為各國所接受,使會議取得圓滿結果。那之後,周總理成為新中國的一個代名詞。

周總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一次陪同外賓訪問延安,看到延安人民還過着艱苦的生活,十分自責,他當着外賓說,作為總理,我負有責任。地方領導人解釋,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

周總理關心愛護青年備至。曾為周總理做翻譯的老外交官稱,一次周總理會見外賓,談話中出現日本人名,翻譯一時卡殼,周

總理寫出漢字,對方是亞洲人,立即說出發音,解了圍。當年各語種翻譯經常遇到這種情況,周總理為翻譯着想,指示編一本小冊子,列上日本地名和人名,用英文註上發音,供翻譯使用,效果很好。周總理對翻譯的辛勞更是尊重,當年會見外賓後發消息,不僅寫上領導人的名字,連翻譯、記錄的名字也寫上,十分罕見。

周總理逝世後,聯合國打破慣例,下半旗致哀。西方一些人士有不同看法,聯合國秘書長稱,如果你們國家的領導人也能像他一樣工作,在外國沒有一分存款,那麼他逝世後聯合國也會採取同樣做法。據了解,周總理逝世後,他和夫人僅有的積蓄不足一萬元,全部交了黨費。

周總理逝世已四十二年,今天我們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正為實現周總理會說過的四個現代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並且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這是可以告慰敬愛的周總理的。

Peter Doig：倒影之魅

李 夢



英國知名藝術家多伊格(Peter Doig)畫作《山谷的建築師之家》領銜昨晚(三月七日)倫敦蘇富比夜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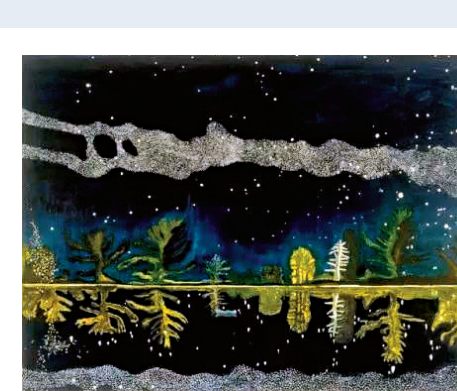
該畫曾在去年以二千八百八十萬美元的價格刷新在世英國藝術家的世界拍賣紀錄。

我並沒有被這幅線條紛亂、顏色鮮艷的作品感動,反倒是藝術家那幾幅同樣創作於一九九〇年代初的風景畫作,例如一九九〇年的《銀河》、一九九一年的《白色獨木舟》,還有一九九三年的《吸墨紙》,讓我印象深刻。這些風景畫作的內容與構圖都不甚相同,唯一一點類似:倒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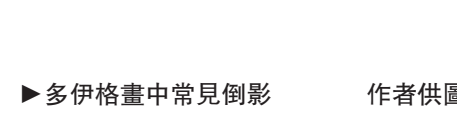
在英語中,reflection這個單詞不單有「倒影」之意,還可解釋為「反映」或者「沉思」。多伊格的那些描摹倒影的風景畫作,因此有了「一語雙關」的意味:畫中水面或是街道上的、夜間或是日間的倒影,既是藝術家記憶中北方或南方的風情,也是他想像中或是夢裏的景象。誠如多伊格本人所說:我的畫不是完全的寫實,而是回憶與想像的產物。

多伊格早年遷徙頻繁,從蘇格蘭搬去千里達與多巴哥,又從南方搬去凍冬漫長的加拿大。不同氣候與環境的生活經驗,為他的風景畫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與那些專注於一時一地的風景畫家不同,多伊格的作品中既有蕭索闌寂的北地冬日,也有草木豐茂的熱帶雨林風景:《吸墨紙》中結冰的湖面與白樺林,以及《山中小屋》裏的松林和農舍,明顯得自他在加拿大的童年及少年生活經歷,而《白色獨木舟》以及近年創作的《紅船》等,都是濕漉漉的熱帶景觀。

描摹風景時,不論北方或是南方,多伊格總是喜歡畫上一片水,以及水中樹木與船的倒影。畫中的地平線或是水平面往往橫亘在畫幅中央,或者略高或略低的位置,將風景分成上下對稱的兩段。這種將水面視作鏡面的畫法,頻頻出現在多伊格



▲多伊格畫作《銀河》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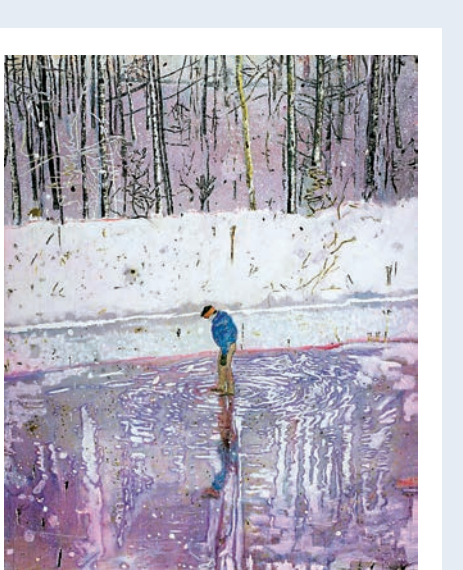
►多伊格畫中常見倒影 作者供圖

的作品中,亦為這些作品添多夢幻與朦朧的情緒。

有趣的是,那些水中的倒影與水上的風景形態並不相似。且以一九九〇年的《銀河》為例,岸邊的樹倒影落入水中,枝葉的樣貌與延展的方向都頗有些不同處。《白色獨木舟》更有趣:畫中舟上本無人,反而獨木舟的倒影隱約能見到撐舟人的身影。這些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的影子,令到原本單純的風景畫作變得神秘且耐人尋味起來。

之所以說多伊格的畫作神秘,不單因為畫中的實物以及那些與實物既像又不像的倒影合力營造出一重真實與虛幻之間的二元關係,還因為他作品中滲入骨髓的靜。而且,那些「靜」既不溫煦,也不安寧,每每是嚴肅的,與孤寂與落寞相伴。

他的畫中常常見不到人,即便有人,也是單獨一個,站在遠處,或背向觀者,彷彿並不願意與世事有什麼牽連。初入藝術圈的多伊格,也是這樣的性情。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在倫敦學畫,正是「青年英國藝術家」群體(Young British Artists,簡稱YBA)驟然成名的時候。眼見戴維艾敏(Tracey Emin)與赫斯特(Damien



Hirst)等人將封存在玻璃缸中的鯊魚、一張亂糟糟的床以及其他尋常到幾乎不能稱之為藝術創作的自然景觀或生活物品放置在展覽空間中並賣出了高價錢,多伊格仍然中規中矩地拿着畫筆作畫——這實在是太過格格不入了。

他也知道自己不合群,為此避走千里達,遠離鬧嚷的歐洲藝術圈,更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創作並思考。因此,我們對於多伊格一九八〇年代與一九九〇年代的作品,便能十分清晰地見到前者熱鬧甚至不時透出歡愉的意味,後者則是全然的冷清與寂寞。不論他用上再鮮艷的顏色、再強烈的冷暖色調對撞,都無法沖淡畫中的清冷。去年多伊格在北京開了一個回顧展,展覽取名「不合理的沉默」,這名字倒是相當符合他的創作風格。

距離YBA初興時的熱鬧已過去多年,多伊格也像艾敏與赫斯特一樣,成為天價英國藝術家俱樂部中的一員。如今的多伊格,風景畫得少了,人像作品越來越多。他仍然在用明亮的顏色表達不怎麼明亮的情緒,卻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孤獨的異鄉人了,或許這正應了張愛玲《半生緣》中那句話:「我們回不去了。」

離散之痛 劉荒田



早晨出門,看到停在家門口馬路旁邊的車子,後艙門打開,覺有異。原來昨夜小偷破窗進內,周到無比地搜刮,不值錢的如棄置的衛星導航器、充電器、圓珠筆、即影即丟的攝影機,扔在座位上。裏面無貴重之物,為停車而備下的硬幣,合共十元八元,怕是他唯一的斬獲。下一步當然是清理,把玻璃碎片掃淨。打電話去修車店,報價和自付額近似,沒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的必要,先預定一塊玻璃,再去修車店請師傅換上。不傷脾胃的案子就此了結。這等和「小確幸」對着幹的小事,無日無之,何曾有資格讓人「談言微中」?

但我還是佔了點便宜。下午,我把車子開進修車店,師傅說換玻璃要花三十到四十分鐘。我便到外面閒逛。這一逛,竟觸動深心處最大的軟肋——離散之痛。靠近下城闊街的富蘭克林街,從前我上下班必經過,不算不熟,但對它所付出的關注,只有一棒——改造以後可從這裏進入80號高速公路。想不到,這幾年的變化如此巨大!

富蘭克林街近市場街一帶,憑藉和戴維斯音樂廳、歌劇院、總圖書館、亞洲博物館

等文化重鎮距離接近的優勢,從無家可歸者紮營的破爛地段變為優雅之區,世界馳名的眼鏡店、服裝店,葡萄酒莊,和有歌劇演員上場的意大利餐廳舉目可見。我進一家出售歐洲乳酪、麵包、香腸的小超市,讚美它貨物的別致。然後,在街角,接受一次文化撞擊——不知何時,這裏崛起一個名叫「加州爵士樂中心」的龐然大物!門面是清一色的厚玻璃,附設餐廳,一小賣部,進了大門,是一天花板奇高的大廳,一面大牆壁,印着捐款人的芳名。這才是小部分「共襄盛舉」者,數以千計的名字別出心裁地蝕刻於玻璃外牆,小字母拼合成四個大字母:JAZZ(爵士樂)。

我默然徘徊,思緒翻騰,悲涼自問:在三藩市生活了三十多年,離主流文化多遠?第一代移民的宿命是「兩頭不着岸」,我身為以中文筆耕數十年的寫手,從連根拔起式的遷居獲得的好處,初期是較為明顯的,得以驅除階級鬥爭的心魔,清洗紅衛兵毒素,回歸正常的人性,借此取得寫作的起碼資格。可是,定居異鄉愈久,局限與缺陷愈昭著,那就是:無法在西方文明中安身立命。如果說語言和整體人文修養不足尚可望後來部分地彌補,那麼,感情上的「隔」是命定的,難以服從「工具理性」教化的要命短板。

在裏面轉了一圈,櫃枱內一位經理模樣的黑衣女士在電話和人談話,內容和報名參加演出有關,她在耐心地解釋程序。我藉此深深感到,「硬件」如大廈本身且不論,軟件即人的品味,奉獻精神,細節經營上的精緻,乃是文化建設的核心,只有不受殘暴外力如戰爭,「文革」式凌虐所中斷,文化才能細水長流地演進。我隔着玻璃看到排練廳內,中年女指揮所引領的小樂隊,對着曲譜引吭高歌的演唱者,旁觀者,無不尽情投入,沉浸於藝術世界。我只能木然在旁,外行之極的「看熱鬧」而已,何來內心的共鳴?廣東話稱之為「水過鴨背」。風雪夜歸人,在家裏被無比熟悉、親切的氛圍包裹之際的寧恬、熨帖、滋潤,才是名副其實的「心安」。這種心境,我因去國多年,在故土固然是「兒童相見不相識」的陌生人,在這裏也是。爵士樂中心所有人的眼光,明白無誤地教我明白這一點。

我太老,難以做出大的改變了,這一次震撼所帶來的反省,當然具體正面意義,教我謙卑一點,誠懇一點,踏實一點。如此說來,我該感謝昨夜行竊的小偷,他為了從車內打開門而砸爛玻璃,卻揀最小,更換花費最少的一塊,何等善解人意!我居然羨慕小偷在車內檢視物品的從容。